

威胁

《威胁》以爱情纠葛和侦破推理为主线，塑造了几个白领青年男女形象，演绎了一个带有爱情、友情、阴谋、诈骗等惊险曲折的情案故事。围绕着这条主线，深刻揭示了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观与爱情观。

出于对爱的占有欲和嫉妒感，爱渐变成偏执和疯狂。这种人性的扭曲、心理的变态，使一个女人为了爱，为了占有，把最要好的朋友带入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与陷阱，使善良的女友在屡次遭受不幸的同时，还要面对她的甜言蜜语。最后恶毒的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走上了犯罪、谋杀的道路……

这是一部情案悬念推理小说

蒋佳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威 胁

大衆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威胁/蒋佳临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171-668-X

I. 威...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563 号

威 胁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制作

北京市同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50 千字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668-X/I·42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威胁》小说梗概

长篇小说《威胁》以爱情纠葛和侦破推理为主线，大致属于悬念推理小说。

小说通过发生在白领阶层的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而展开。这几位青年人，他们受过同样的高等教育，有着同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他们相互的感情纠葛中，展开了一场带有爱情，带有友情，带有阴谋的故事，围绕着爱情这个主题，展现了每个人不同的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人格素质，呈现了每一个人对爱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行为，也通过爱显现出各自不同的心理和人性的真，善，美和假、恶、丑。

由于对爱的占有欲和嫉妒感，一种偏执和心理变态，爱变成了占有和掠夺，人性的扭曲，心灵的褻渎，使一个女人为了爱，为了占有，达到疯狂的极至，达到疯狂的巅峰，她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铺设了一系列陷阱，在微笑的后面，在甜言蜜语里，隐藏着毒素。使善良的朋友坠入陷阱惨遭不幸。最后做恶的女人终于走上犯罪、谋杀的道路。

以陈队长为主的刑警队的同志们，同犯罪分子展开了一场现代素质的心理较量，展开了一场心理战。犯罪分子利用目前的科技手段，利用网络、通讯、金融机构的业务程序，进行他们隐蔽的犯罪活动，而陈队长反其道而行之，仍然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每一个人进行了性格推理，人格素质推理，利用事物必然的逻辑思维，逻辑规律，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小说无论是在感情的纠葛上，还是在侦破推理中，都给读者埋下了一连串的悬念，而每一悬念都连接着一个阴谋。故事在阴谋与爱情中慢慢地展开。其中贯穿着一个金融案件，使之又演变成了一连串的谋杀绑架案。

作者试图通过小说的寓意，告诫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去爱一个人，有一段爱的感情都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也是生活中必然现象，但我们要本着善良、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对待我们身边出现的感情生活，让爱更纯洁，让生活更美好。

作者 蒋佳临

目录

威
月
XIE

一，婚礼上的恐吓案 1

一个外地打工人，在给客户送货时，被手中精美的礼品盒所诱惑，一时生出邪念，然而，当他打开礼品盒后，却吓出一身冷汗。礼品盒被刑警队的小刘按地址送到婚宴上，立刻引起哗然，新娘姚梦惊恐万状，而礼品盒里的恐吓物品却似乎有所指向……

二，诡秘的女人 15

姚梦在婚宴上接到意外贺礼之后，身边的怪事越来越多：傍晚，她去购买飞机票准备到上海去找出差的丈夫时，突然遭遇飞车碰撞。而柳云眉行踪诡秘，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在酒吧里，她在和一个中年男人进行着一场令人费解的对话……

三，飘来的情人 31

司马文奇在上海期盼新婚的妻子姚梦，然而，姚梦突然取消了行程。而柳云眉却娇媚迷人的突然出现在司马文奇的面前。午夜，一阵敲门声，司马文奇打开房门，大吃一惊，一个妩媚、艳丽的女人带着一股香风从门外飘进来……

四，无指纹证物 44

礼品盒里的恐吓物品，经过公安鉴定，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从而切断了这起恐吓案仅有的线索。于是，刑警队的陈队长下令对参加婚宴的人展开调查，并根据礼品的来源进行追踪。刑警小刘来到医院以看病为名和婚宴上惟一一个外科医生司马文青会面。

五，巨款的苏醒 59

司马文奇对哥哥心存怀疑，司马太太为大儿子积极订婚，然而司马文青却对姚梦仍然一往情深。而柳云眉对司马文奇的恋情是越燃越烈。她同中年男人的交易也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在他们里应外合的密切配合下，终于把一笔沉睡了四十年之久的遗产唤醒了。

六、微笑后的隐秘 71

遗产盗窃即将大功告成，男人妄想财色俱收。柳云眉略施小计，哄骗姚梦穿上和自己一样颜色的衣服，拉着姚梦去逛商店，最后来到银行大门前。夜半一阵刺耳的铃声，姚梦收到了一个缥缈的电话，电话里凄凉的叫声不知是人还是鬼……

七、暗藏杀机 87

在姚梦举行庆祝杨光伟和姚惜的订婚家宴上，柳云眉心怀鬼胎公开地对司马文奇进行挑逗，话中有话，但单纯的姚梦毫无觉察。柳云眉的手里拿着没有密码的存折，中年男人攥住了柳云眉的把柄，以此要挟柳云眉同他共度良宵……

八、遗产旋风 103

司马太太得知自己家的遗产被姚梦私下取走勃然大怒，顿时在司马家卷起一场风暴，司马文奇信以为真对姚梦出言不逊，只有司马文青不相信是姚梦所为，兄弟两人到银行进行核实，而银行主任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司马文青茫然了……

九、雨中谋杀案 118

在一个瓢泼大雨的晚上，在夜总会的包间里，一个中年男人死在沙发上，经法医初步诊断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现场勘查没有过多的疑点，然而，就在陈队长经过死者的身边时，他突然发现了破绽……

十、燃烧的美女 126

遗产风波，姚梦夫妻间矛盾加剧，显露裂痕，姚梦离家。一天深夜，柳云眉将不胜酒力的司马文奇灌醉，自己宽衣解带，对着墙壁上姚梦的相片，发出了冷笑，当司马文奇在酒醉中模糊醒来时，却发现一个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女人，不知是人是鬼，他惊呆了……

十一、遗产案的搜索 137

司马文青和司马文奇再次找银行主任进行核查，调查办理遗产手续的人，而银行方面却告诉他们主任死了，俩人大吃一惊。而在姚梦的家里，鬼怪般的电话接连不断，一天下午姚梦又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让她在某时间，到某饭店去，会有关于遗产的情况等着她……

戚
月
XIE

十二、缠绵的陷阱 149

当姚梦按时来到饭店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司马文青也来到饭店房间里，姚梦异常惊讶，同时，她发现卧室里的床上零乱，床头上摆放着女人的内衣，仿佛刚刚就寝过的模样。这时，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门边站着一个人，姚梦顿时惊呆了……

十三、危机四伏 161

一连串的疑案，终于使司马文奇丧失了理智，他与司马文青大打出手，对姚梦实施家庭暴力，并且把她关在家里切断了她与外界的联系，杨光伟旅游结婚回来，得知全部事情的经过，建议司马文青报警，并和司马文青前来解救姚梦，却发现姚梦倒在血泊中……

十四、案中之案 180

陈队长根据银行记录，确定姚梦为遗产冒领者，联系夜总会领班的反映一致，陈队长把姚梦列为第一嫌疑人，并到医院对住院的姚梦进行了采血，同遗留在死者身上的嫌疑人的证物进行DNA鉴定，而DNA的鉴定结果又如何呢……

十五、悄然失踪 193

姚梦出院后，没有回家，而是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子和小阿姨同住，司马文青和母亲指定的女友解除了婚约。一天，他下班之后去看姚梦，得知姚梦从下午离家之后一直未归。直至午夜，仍不见姚梦的踪迹，她无声无息地失踪了……

十六、隐身男人 205

陈队长接手了姚梦的失踪案，二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杳无音信，经过调查，姚梦在失踪当天的下午和一个男人上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姚梦和一个男人走了？谁劫持了姚梦？谁都有作案动机。这个男人是谁？

十七、玫瑰色唇膏 226

几个案子搅在一起，谁是杀害银行主任的凶手？谁是遗产的冒领者？这时，姚梦突然出现在街心公园的工具小木屋里，但人已昏迷，经过法医检查，她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但曾经有过性行为，陈队长开始对和姚梦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突然柳云眉艳丽的玫瑰色唇膏印入陈队长的眼帘……

十八、腐生植物 240

经过调查，查找到了那个男人曾经驾驶过的桑塔纳轿车，并在汽车的轮胎上找到了残留下来的一种白色小花，车厢里还有一支女人抽过的烟头。陈队长冥思苦想通过对白花特性的研究，突然发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十九、案件根源 250

案子的脉络越来越清晰，神秘男人开始显身，而柳云眉的疑点也越来越大。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拿到柳云眉的血样。经过陈队长的布置，顺利巧妙地取到柳云眉的血样，经过技术检验，结果却让陈队长和警员们大失所望……

二十、罪恶之孕 260

神秘男人在大同现身，小王立刻赶赴大同捉拿神秘男人归案。姚梦身体略有好转，但仍然没有苏醒过来，如同一个植物人，就在这时候，司马文青在姚梦的化验单里突然发现，她怀孕了……

二十一、夜幕中的邪恶 273

姚梦还在昏迷中，然而，记忆中的往事在她的脑海里飞旋，夜色中她被带到郊外，她被捆住手脚，一个身穿黑色披风的魔女忽隐忽现，她被吓得心惊肉跳，魔女一步步逼近她，告诉她自己是如何施展魔法的……

二十二、紧追不舍 288

柳云眉还有半天多的时间就要起飞了，小王在大同连夜突审男人，但出人意料，男人并没有真正见过他的幕后女人，所以无法指证犯罪嫌疑人，紧急关头，柳云眉的化妆师送来了柳云眉的头发，陈队长命令立刻做DNA鉴定。

二十三、最后决战 301

时间紧迫，柳云眉的DNA鉴定还没有出来，陈队长决定要赶到机场截住柳云眉，当陈队长一行人走进机场时，柳云眉发现了他们，便向洗手间溜去，然而，狭路相逢，司马文奇手持一把水果刀突然截住她的去路，俩人扭打起来。

司马文奇因蓄意持刀刺伤柳云眉被拘留起诉，他主动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提出离婚。姚梦再一次做了手术，当司马文青把她推出手术室时，已经是阳光明媚，姚梦苏醒了，他期盼着她早一点好起来，噩梦醒来是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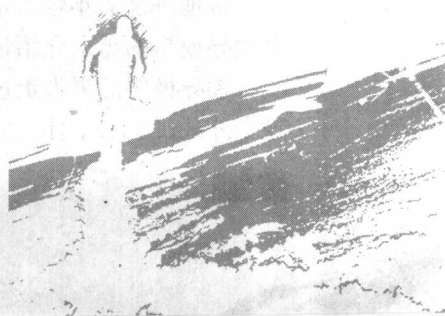
作者 蒋佳临

威
風
月
主
王
XIE

威胁

一 婚礼上的恐吓案

一个外地打工人在给客户送货时，被手中精美的礼品盒所诱惑，一时生出邪念，然而，当他打开礼品盒后，却吓出一身冷汗。礼品盒被刑警队的小刘按地址送到婚宴上，立刻引起哗然，新娘姚梦惊恐万状，而礼品盒里的恐吓物品却似乎有所指向……





一场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清早起来，大地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厚厚的白雪，衬托着蓝蓝的天空，格外清爽，格外耀眼。

一个外地打工仔模样的人，穿着一件上面沾满灰尘的旧黑棉袄，带着一顶式样老土、年代已久的棉帽子，帽子的一只棉耳朵耷拉下来，在他那张没有洗干净的脸旁摇晃摆动着。

他缩着肩膀，两手揣在袖管里，似乎很冷的样子，脚上破旧的棉靴踩踏在雪地里。他脸上呆滞，半张着嘴，眼睛迷茫，像是走错了路，又像是在找什么人，看得出来，他不是常年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而是一个初进北京的农村人，面对都市的繁华还带有畏惧的心理。他站在雪地里不动，一些从他身边路过的行人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从他身边默默地走过去，而引起人们注目的似乎并不是他那一身老土的棉袄，而是他右手里提着的那个精美的纸盒子。

老土的打工农民，一身土得掉渣的破棉袄，右手里却提着一个做工精美，包装考究，带着花纹的硬纸盒子，盒子上用一条鲜艳的红色丝带系成一个大大的花朵，显而易见盒子里面是一件高档商品，而且必定是一件贺礼。这样一个装束的外地打工者，手里提着这样一件如此高档，如此时尚的礼品，似乎这两者之间有着太大的差异，有些不伦不类，无怪乎会有那么多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外地打工者并没有去注意人们对他投来的异样的眼光，他依然站在雪地里，依然缩着肩膀，而在他的眼睛里却有着一种惊恐和犹豫不决。

打工者的双脚在雪地里挪了挪，他抬起头，眯起眼睛看了看头顶上刺眼的阳光，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栋灰色大楼的大门。他低下头，把右手的纸盒子提到眼睛跟前，把脸贴上去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吸了吸鼻子，用左手的棉袄袖子擦了一下鼻头，双脚在雪地上跺了跺，扯了一下从头上垂下来的棉帽子耳朵，转身向灰色大楼走去。

打工者提着盒子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他怯生生地走进去，双脚在地面来回地蹭了蹭，留下了一片带雪的泥泞，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见屋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男人正在吩咐着什么事情，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瞥了他一眼，着重地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那个盒子。

带他进来的年轻人指了指桌子对他说：“把盒子放在上面吧。”然后又指着那个领导模样的男人介绍说：“这是我们队长。”

领导模样的男人走过来，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年轻人，那眼神分明在说，这个外地民工来干什么？这盒子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看见男人眼中的疑问，指了一下打工者说：“队长，他来报案，说有人杀人。”

一听这话，屋里另外几个人都哗啦啦地围过来，被唤做队长的男人耸了耸肩膀，又打量了一眼打工者说：“你怎么知道有人杀人？这话可不能随意讲呀！要有证据，而且还是在这种地方。”男人特意把最后一句话加重了语气，显然是强调了地点，他说：“这里可是刑警队，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一句话使外地打工者身体为之一抖，仿佛更增加了他的恐惧感，他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墙壁正中悬挂着的国徽，又看了一眼站在身边那些穿着警服的威武的年轻人，他知道，这是公安局的刑警队，自己提着纸盒子进了公安局，现在看来不把事情说清楚是不行了，否则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里的确是公安局的刑警队，外地打工者没有走错地方，说话的男人就是刑警队的陈队长，带打工者进来的是刑警小王，此时，所有的人都看着面前这个土得掉渣儿的打工者，只见他满脸的惶恐和犹豫不决的样子，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在破棉袄上蹭着。

打工者显然是被面前的阵势给震慑住了，他身体有些发抖，强咽下一口唾液，颤巍巍地伸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盒子哆哆嗦嗦地说：“这里面，是……是，……杀人，带……带血的。”打工者费了好大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着，差一点没有憋死，但仍然没有把话说清楚，他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杀人？带血的……”小王警觉地看了一眼陈队长。

陈队长很沉着，他坐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看着小王一指桌子上的盒子说：“打开看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嘛。”

小王走上前，歪着头端详了几眼盒子说：“这盒子很精美，应该是礼品。”说着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拉，盒子上的红色丝带开了，小王小心翼翼地掀起纸盒子上的盖子，向里面看去，“哎呀！”他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随之抬眼去看陈队长，其余的几个刑警也都把头凑向纸盒子，随之也抬起头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陈队长。

陈队长看见大家的表情，知道打工者没有说谎，盒子里绝非一般的礼品，他又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打工者，站起身走到桌子跟前，屋子里一片肃静。

片刻，陈队长抬起头，一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打工者，打工者显然还没有从恐惧中摆脱出来，他缩着脖子，驼着脊背，双手抱在胸前，不停地扭动着手指。

陈队长尖锐地看了他几眼，开始问话说：“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盒子的？是你自己的吗？”

打工者慌张地摆着双手说：“不……不是！不……不是我的。”

“那是哪里来的？”

“是，……”打工者垂下头。

小王说：“你既然来报案就要把问题说清楚，否则，你也脱不了干系，这东西是在你的手里。”

小王的话使打工者更慌张了，脸色吓得煞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张着嘴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在那里喘气。

陈队长看了一眼小王，用眼神制止了他，然后说：“你别紧张，你能拿着这个东西来找我们，说明你还不糊涂，现在你放松下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盒子的？”

小刘端过来一杯热水放在他的面前说：“慢慢说，别紧张。你是从哪里来的？”

打工者用手抱住玻璃杯，也可能是热水焐热了他的手，也缓解了他的紧张情绪，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叙述着。打工者是从内蒙来的农民，来北京还不到一个月，没有本事，又没有多少文化，只能凭力气吃饭，他以为北京只有盖房子的活儿，可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虽然那些活儿对于都市人来讲是又苦又累，可是对他这个农民来讲，可就不觉得了。他马上就在一家速递公司上了班，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但地址上的那有限的一些汉字，他还是能够认识的。于是，他就开始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往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上了半个多月的班，也认识了一些道路。

打工者停住话，又咽了口唾液，看着大伙儿。

“你是什么时候接的这个活儿？”小王问。

“今天早晨。”

“从哪里取来的？”

“光华门新玉饭店门前。”

“是什么人给你的？”

“一个男人，和我约好时间，在那里见面。”他说着，把口袋里接活儿的签单递到小王手里。

“送到哪里？”小王接过单子看了一眼，递给陈队长问。

“十一点半钟，送到海鲜大酒楼。”说着，打工者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墙壁上的钟表。

陈队长把速递单放在桌子上，他知道从那上面看不出什么内容，名字、电话很有可能都是假的。他看着打工者说：“那个男人长的什么样子？”

“高个，挺年轻的。”

“脸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如果再让你看见还能辨认出来吗？”

打工者想了想摇摇头说：“记不清，他戴着黑墨镜，看不仔细。”

陈队长说：“那你是怎么知道这盒子里是这种东西？”陈队长看了一眼躺在盒子边上的红丝带。

打工者耷拉下脑袋，像撒了气的皮球，不说话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小王和陈队长交换了一下眼色，小王把钢笔放在笔记本上说：“我替你说吧，你接了这个活儿，平日送的都是信件，今天是一个漂亮的礼品盒，你猜想那里面一定是贵重的礼品，所以想打开看看，如果是值钱的东西，就顺手牵羊偷走它，比你几个月的工资都值钱，所以，你就打开了它。”小王停住口看着打工者说：“是不是这样？我没说错吧？”

打工者听了小王的话，吓得面色大变，颤着声音说：“是，我刚开始是这么想的，如果是值钱的东西，我就拿走，可是……”他抬起头，摊开双手，哭丧着脸说：“可是我没偷呀，我什么也没拿。”他嘶哑地说：“我真的什么也没拿。”

“你是没拿，这东西能拿吗？你还没糊涂到连这种东西也拿吧？”小王厉声说道。

打工者垂下头，不说话了。

小王说：“今天，你能把盒子交来，算你做对了，对于你试图盗窃的事情我们也就不追究了，以后别想着那种事情，要想在北京打工就放规矩点。”

打工者嘴里连连说：“是！是，我知道了。”他哭丧着脸说：“你们可别告诉我们公司，否则我的饭碗就砸了。”

陈队长说：“我们暂时不告诉你的速递公司，但你也不能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否则你的饭碗就真的砸了。”

打工者沮丧地耷拉下脑袋说：“算我倒霉，让我遇上这样的事，我可不敢说出去，那个人再把我杀了。”那样子都快哭了。

小王说：“你别害怕，没人杀你，你来的时候有人跟着你吗？”

“没有，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没有人跟着我。”

“就你这样的，有一个班的人跟着你，你也不知道呀。”小王低声嘟哝了一句。

打工者抬起头，倔强地说：“是没有人跟着嘛，那个男人把东西交给我之后，我是看着他上了公共汽车走了，我才离开的。”

“你怎么那么警惕？”

打工者又垂下头，用脏手抓了抓头上的棉帽子，撇嘴一笑说：“我……我当时，不是想拿里面的东西嘛，所以多加了小心。”

送走了打工者，大家站在盒子面前，小刘看看墙壁上的钟表说：“队长，现

在是十点四十五分，这盒子还送到海鲜酒楼去吗？”

陈队长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左手支在写字台上，眼睛看着盒子沉思，片刻，他喃喃地说：“这应该是送的贺礼，不是结婚，就是过生日。”

小王说：“真够狠毒的，谁要是接了这样一份贺礼，肯定会气得背过气去。”

小刘说：“那我们就别送去了，免得让人家心里不痛快。”

小王说：“可是这个让送贺礼的人，是我们的嫌疑人，我们如果把贺礼扣住，他肯定知道这里面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能找到线索了，也就不知道下面他要干什么了，队长，您说呢？”

陈队长走到盒子跟前低头看了看说：“说得对，虽然这贺礼会让人气死，可还是要按时送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调查事情的真相，这显然是恐吓。”说着陈队长把速递单递到小刘手里说：“你带着礼品按时送到海鲜大酒楼，观察他们打开盒子之后每个人的表情，然后，了解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小王，你立刻把物证送去提取指纹，再找一个相同模样的物证按原样放在盒子里面。你……”陈队长转身指着站在一边的小苏说：“你立刻去好利来西餐厅，去了解今天早晨是什么人订了这个礼品。”

“是！队长。”警员们接受了陈队长的命令分头走了。

陈队长走到窗前凝神沉思，窗外是一片茫茫白雪，地面上、树枝上、屋顶上都覆盖着白色。白雪把世界染白了，把空气染净了，雪很洁白，很纯净，没有杂质，没有阴谋，而人呢？

二

一片皑皑白雪，闪着鳞白的银色，冉冉升起的太阳，闪着金色的光。树枝上挂满了雪花，如同一片俏丽的珊瑚。银白的世界，灿烂的阳光，迎来了幸福的新人。在洁白的雪地上，在葱绿的树柏下，闪着耀眼光芒的钻石戒指戴在了幸福的新娘姚梦的食指上。一对对红色的气球，一条条缤纷的彩带，在人们头顶上飞旋。新娘的脸上荡着掩饰不住的笑容，美丽的脸庞在白雪的衬托下是一片陶醉的红晕。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婚礼，在新的一年里第一场瑞雪中，一对幸福的新人结为伉俪。瑞雪的洁净给新人带来幸福，带来祝福。

姚梦，清纯、美丽，椭圆形的脸上镶嵌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眼神沉静安然，身体苗条丰满，亭亭玉立，轻笑的瞬间娇柔和妩媚纵然从她的面容上闪过。

新郎司马文奇，高大挺拔，瘦削结实，不但相貌堂堂，还一表人才。他漆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眸，嗓音低沉浑厚，声调傲慢，还带着一种诙谐的调侃。司马文奇在一家颇具规模的跨国贸易公司出任项目经理，事业蒸蒸日上，事办得大，

钱也挣得多，可以定位于当今白领阶层的成功人士。

一群年轻人包围着一对幸福的新人，向他们恭贺新喜，在祝福中夹杂着一片哄笑声。不知道是谁在喊：“哎！吻一个吧，吻一个，这日子别想着轻松过关，没那么便宜的。”一句话掀起了一个热潮，所有人都跟着喊起来：“吻一个，吻一个。”

“文奇，说说你是如何闪电般的把姚梦给骗到手的，也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让我们也讨一个老婆。”

“是呀！你有了老婆，我们可还打着光棍儿呢。”

大家不停地喊着，姚梦羞红了脸，拉着身边的肖丹娅说：“丹娅，快来帮帮我，不要让他们闹嘛，云眉呢？”说着扭过头用眼睛在人群中去寻找柳云眉。

肖丹娅推了推姚梦笑着说：“阿梦，今天我可不能帮你，云眉也不能救你，这一关只能你自己过了。”姚梦、肖丹娅和柳云眉三个女人从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最要好的朋友，虽然是好朋友，但性格却各不相同。姚梦娇气，柔弱胆小；柳云眉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只有肖丹娅不同，她沉稳，内向，颇有见地是一个能办事的女人。她们三个人在学校时可以说是死党，无话不说，形影不离，一人有难，三方支援，绝对是亲如姐妹。

此时，柳云眉就站在不远处看着大家笑成一团，她听到大家要司马文奇和姚梦接吻，又看见姚梦在拉着肖丹娅求救，便跺了跺脚上小皮靴上的雪，冲过去拨开众人喊道：“别闹了，别闹了，你们起什么哄。”

“嘿！云眉，这可是你不对啊！新婚闹洞房，三天不分大小，这时候你可不能拦着。”不知道是谁又在喊。

柳云眉把一双杏眼睁得溜圆，两条细眉都竖了起来，她大声喊道：“这里是洞房吗？你们还想三天不分大小，三个小时都不行，没你们闹的份，我可是娘家人。”

肖丹娅拉了拉柳云眉小声说：“哎，今天是应该闹的日子嘛，你就别护着了，看扫了大家的兴。”

“就是嘛，今天你可护不了姚梦了，娘家人也不行。”大家又笑着闹起来，不去理会柳云眉的话。

柳云眉，长得很漂亮，尖尖的下巴，一双大而圆的黑眼睛，眼角向上挑着，短而直的鼻子，一张丰满而富于性感的嘴，一对富有弹性的乳房，还有漂亮的流线型的大腿。她的形体婀娜多姿，千姿百态，一头烫成大波浪的长发洒满她的双肩，艳丽的像一团火，妩媚、妖娆，有着一一种令人躁动的美。

柳云眉是一个中流的自由演员，一年到头她是有活儿就干，没导演找她，她就闲着。一年下来未必能上几个镜头，她倒不着急，乐得清闲，一天闲逛着。

柳云眉的声音并没有压倒大家的嘻笑声，大家还在喊着，起着哄：“深深地

吻一个，不吻别打算离开这里。”

姚梦不好意思地扭过身，司马文奇笑而不答，低下头捧住姚梦的脸深深地吻了起来，大家一片掌声，喝彩声。

在这一群欢笑的人群中有一个男人，他避开大家，躲在一棵苍天大树的后面，手扶在树干上。他的笑似乎很勉强，还带着一丝酸涩，眉头微微皱起，一双眼睛总像在思索着什么。他掏出一支香烟，看了看身边一望无际的白雪，似乎怕香烟的烟雾会污染了雪的洁净，便放在鼻子上闻了闻又收了回去。

司马文青，司马文奇的哥哥，市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司马文青虽然长的和弟弟有几分相像，但风格截然不同，他比弟弟含蓄，内敛。他也是瘦高个，稍宽的脸庞，头发正好齐到耳边，下颔的线条刚劲坚毅，时常微微皱起的双眉，显示了他的男性美。一双修长的手，似乎天生就是做手术的，此时，他的眼睛落在姚梦的脸上。

司马文青对姚梦这个弟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此时他也说不清楚，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混乱。他只记得自从姚梦第一次和柳云眉来到他家的时候，自从他第一眼看到姚梦的时候，在他的心里就掀起了一阵波动，姚梦清纯得像一泓湖水，柔弱得又像一捧白沙，漂亮得又不沾半点浮华和造作，从那个时刻起他就认定了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姚梦就是他心目中梦想的那个女人，他开始激动不已，天天想的都是姚梦，想着自己应如何去追求她，应如何去告诉她，他有多么地爱她。

当司马文青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来到姚梦学校的大门口的时候，当他看见姚梦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心里一阵狂跳，激动地迈开大步迎着姚梦走过去，当他走到姚梦的面前时，一时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姚梦说：“哎！文青，你怎么在这里？”

司马文青一阵慌乱，扯了一个谎说：“我路过这里，看见你出来了，就过来了。”

“噢！”姚梦丝毫没有多想，信以为真地点点头。

这时，一束鲜花送到姚梦的手里。司马文青抬头，弟弟司马文奇站在一边，姚梦满脸含笑地接过鲜花，司马文奇也略加吃惊地看着司马文青说：“哥，你怎么在这里？”

司马文青既尴尬，又窘迫地说：“我路过，看见姚梦就站下了。”

“噢！是这样。”司马文奇迟疑地说，眼睛里隐约透露出将信将疑的神色。

司马文青看着司马文奇搂住姚梦的肩头，两个人亲亲热热的肩靠着肩亲昵地走了，他一时愕然了，刹那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呀！”他心想：“我怎么就忘